



秦大河  
QIN DAHE

一九四七年一月生于甘肃兰州,山东泰安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理学博士。地理学家、气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中国气象局局长等职。长期从事冰冻圈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多次参加、主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和中国西部地区的科学考察和研究。

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这是我的名字“大河”的由来。

1947年,我出生在兰州,此后的48年时光,是甘肃这片广袤的土地,和宁静宽阔的黄河水滋养着我。如果说祖籍山东带给我的是骨子里的豁达,那么甘肃则在悠长的岁月中将坚韧揉进了我的血脉。

我的专业是自然地理学,在很多场合,我多次这样推荐甘肃:甘肃位于我国内陆的核心地带,地处青藏高原、阿拉善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处,受西风、东亚季风和高原气候影响,是典型的气候变化敏感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造就了波澜壮阔和瑰丽神奇的自然风光。确实是这样,如果说中国有哪个省域可以如此包容地接纳多种地貌和气候类型,让各类自然景观完美地呈现在一条狭长地带之上,甘肃一定是其中之一。从陇南的绿水青山、甘南的肥美草原,到敦煌的丝路风情,甘肃之美无与伦比!

我从小生在甘肃,长在甘肃,对甘肃的一山一水,都有特别的感情。因为地处大陆腹地,冰川融水滋养的绿洲造就了河西走廊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县城。这种以水共生的景观不仅呈现了甘肃的自然风光,更滋养了甘肃人特有的精气神。



## 细数流沙访阳关 □ 孙江

一路上,耳畔的风回响成阳关三叠,接连不断的蒙蒙细雨该是自渭城发出的浓云薄雾深情照应,山相携,水相随,此番不断断肠送别,只应劫度度尽,欢颜相聚,将千年古今当作一壶美酒,痛饮不休。

路的长短能用心丈量吗?或者让身体里流动的血液与奔驰在旷野的火车赛跑,我敢肯定,若往前,心和血这两个手拉手狂奔的好兄弟,定把一切都甩得远远的,深入永无尽头的未来领地而又义无反顾;若回头,必将一直溯到最古老的源头并寻找到所有的秘密。

来到敦煌,首先直奔阳关而去,一定是诗人。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都燃烧着诗的火焰,区别仅在于手中的拨火棍愿不愿意。

车驶出市区,路过的村庄种满葡萄,一团团浓稠的绿,紧紧包裹着尚未成熟的甜蜜。座座晾晒葡萄的蜂房用数不清的眼睛打量路过的陌生人,生出许许多多新鲜好奇的猜想。一个孩子在路旁不经生长路旁向日葵,向我们招手。那向日葵也是个孩子,另一个孩子,一高一矮,叫向日葵的高出一个头,半仰着脸一起笑。

一生中总有注定不能躲避的风景,好在同时也是内心愿意的风景,只是来得似乎太快了些,也太强烈,比设想的情景和预备好的心境还要令人醉神迷。恍若梦中,狼狽陷身体某处,疼,让人狂喜的疼。

说到底人世间行走一趟躲不过的还是人。这一次迎面相撞的还是王维。其实这与这个采摘一把红豆赠予世人无尽相思的人第一次相遇,是远在千年前的事了。

渭城那个早晨的雨一直没有停歇,淅淅沥沥,碎银珠玉,月辉星光,客舍屋顶的青瓦端着盘子听见云背后的女子修长柔软的手指拨动琴弦,一遍遍吟唱一首清凉入骨的曲子。不见尽头的驿道自东向西延伸,两旁的垂柳含翠孕玉,依依送别古往今来的行人,远的近的。昨日还飞扬抛扬的尘土静静地贴伏地面,空气新鲜如婴儿的呼吸,道路洁净、清爽。

客舍当窗,一桌宴席的气氛不似往日那般喧闹、酣畅,但各个亲密、温暖、深情的眼神更加真切动人。友人打点好的行囊在门口等着,马拴在门外。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脚踏出,天下的朋友生死各自孤单。王维起身而立,瞭了一眼窗外青青柳色,微笑着向即将远行的友人端起酒杯;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见不到知心知肺的老朋友了。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怀中紧揣渭城朝雨书写的这份墨迹不干、馨香不灭、神思不朽诗稿的友人上路了!他的身后紧随数不胜数、络绎不绝的人们。

这场面,千年来一茬茬看见或身临其境的人无不热泪纷纷而又豪情满怀。出入关塞,纵然前路荆棘丛生,虎狼遍布,一辈子走在哪里不是走在路上?歌在哪里都是歌在夜里。

只是,自此后“遍插茱萸少一人”了。

自此这场送别成为中国文化史乃至社会生活中最含蓄而又最深挚、最散淡而又最强烈、最伤感而又最放达的典型图景和动人画面。

甘肃在历史上就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她保卫中原、守护青宁、传播文化。而今,甘肃省更是我国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是资源、信息、文化东接西送的重要地带,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窗口。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光,孕育了甘肃人“牧羊人”的英雄气概和“守关人”的精神典范,形成了甘肃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朴实无华的优秀品格。

我相信,心怀自然的人是极容易受到环境熏陶的。河西走廊、腾格里沙漠、祁连山脉、黑河、洮河、白龙江,大西北的雄伟、苍茫感让我对大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小学时,我写过一篇题为《长大后要做探险家》的作文,里面有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我要让我的脚印,踏遍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于是,冥冥中我和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能进入中科院冰川所工作,谢自楚先生是引路人。记得我在读大学一年级时,翻看过一期《地理学报》。其中,中国当代冰川学奠基人施雅风和谢自楚写的《中国现代冰川的基本特征》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篇文章描述了中国现代冰川的美景,因受到气候、地形条件影响而形成,有着很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这让我对冰川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当面拜见两位老先生,并希望从事冰川学研究。这之后机缘巧合,我见到了谢自楚,那一次拜访我们相谈甚欢。后来,谢自楚很感慨地说:“现在根本没有人想搞冰川!”这一次的毛遂自荐,成了我生活的转折点。虽然,此后的生活轨迹与我的理想截然不同,但是心里的科研梦和冰川梦却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1978年5月,我被调进了中科院兰州冰川所。当时,我考研究生的一试也已通过了。就这样,我开始了冰川真正的研究。那些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我曾努力一一抵达,如甘肃祁连山七一冰川、川西贡嘎山海螺沟冰川、滇北玉龙雪山冰川、乔戈里峰北坡的K2冰川和音苏盖提冰川、珠穆朗玛峰的绒布冰川,等等。甚至在70岁以后,我仍无法停止远赴北极、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冰盖腹地进行野外工作的脚步。我超乎寻常地热爱着每一次科学考察。在别人看来这些地方充满艰辛、寂寞、危险,但是因为骨子里的热爱,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当别人问我什么时候不去野外,我都会说只要还走得动,只要不给别人造成负担,我就一直走下去。

生命本身就是一座不易攀登的高峰,我们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最后的抵达做准备。1983年和1987年,我先后两次到南极冰盖进行冰川与气候变化科考。南极是每一个热爱冰川的研究者心心念念想要前往的



南极考察时秦大河挖雪坑采样

圣地。因为这里不仅有着全世界最大的现代冰川,更因为它强烈地参与着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能够深入南极冰盖腹地,进行实地考察,采集雪冰样品,我们就有了研究全球气候环境演变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心怀这样的信念,我在1989年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科学考察时,毫无退却,一往无前。

而今,距离那年南极科考已经过去了30余年,但是其中很多细节,我依然记忆犹新。我在20世纪末出版的《我是秦大河》和《秦大河横穿南极日记》里,曾讲述了在南极的冰天雪地里度过的日日夜夜,那暴风雪肆虐的莽莽南荒和在狂风中弯腰呻吟的帐篷,那一个个顶风蹒跚前进的考察队员和拉橇的狗队,每一帧记忆都是如此鲜活。我清楚地记得,踏上征途的第一天夜晚,6名队员藏起对前方未知的6000公里旅程的忐忑,举杯庆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时的情景;清楚地记得,在白皑皑的极地冰原上挖出的一个又一个雪坑,以及大风卷起的细雪打在脸上的冰冷和疼痛;更是永远记得,在终点和平站6名队员紧紧拥抱,为这场人类的勇敢探索而流下的欢乐、欣慰的泪水。



更为庆幸的是,我顺利完成了科学考察任务,带回了南极腹地珍贵的雪样和宝贵的科学记录。这是我至今想起来,依然尤感欣慰的事。在前行的过程中,我曾跨过半个纬度就挖一个不同深度的雪坑,接着要观测剖面、测量雪层密度、硬度,并在雪坑里采集雪样,然后装入事先净化了的塑料小瓶中。因为白天要赶行程,采样工作只能在傍晚休整时进行。每10个纬度,要挖一个2米深的雪坑,在雪坑里每2厘米采集一次雪样,一个雪坑就有100个雪样瓶。记得在“不可接近地区”里,我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挖好一个2米深的雪坑。那里海拔

下游泉水细流汇成小河,由北流去。偶有山洪亦由此沟直泻,当地称为西沟头,沟两岸有大片汉代墓葬群。

史学家固执地认定这里便是汉代阳关遗址或汉以后阳关县所在地,主要证据在于:1972年文物普查时,在此自东向西翻过十四道沙梁之后,发现大片砖瓦遗址。经试掘,房基排列整齐而清晰,面积有上万平方米,附近有断续的宽厚城墙基,并出土了一些文物。另发现一大片东西走向的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由此可知这一带很早就有人生活。

“进了古董滩,空手不归还”的民谣毫不荒谬。曾有人捡到过金马驹和精致的将军剑。汉唐陶片、铁砖瓦块、残剑锈刀、铜钱银币,虽已不能俯拾即是,但颜色乌黑、质地细腻、坚硬如石的阳关砖却随处可见。

烽燧散布,土墩半圮,阳关沙如雪,群峰之上终年不化的是几千年人们眺望的目光。

隐去还是复现,在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事。我们也没捡到足以珍藏不朽的遗物。若历史的风再大些,将阳关向东移至乌鞘岭前,向西推入火焰山下,都是极有可能的事。

仿古的阳关博物馆、名人名文碑林等均为新建的旅游景点,最有趣的是现代人煞费苦心修建的“阳关道”和“独木桥”。

历史不隐,山川作证,风云传唱,血脉沿承,灵犀相通。

西汉王朝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据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建两关”(玉门关、阳关)。阳关作为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多少将士曾在此固冰饮雪戍守征战;多少商贾、使臣、游客、僧侣于此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赋诗作画、兴吟不绝。

相传,从前有一匹马,形如天际飞龙,行如电闪雷鸣,朝发咸阳,暮及边关,名为龙马。龙马转战一生,相中此地,遗下金勒,化作雄峰一座,因而山被命名为龙勒山,此地为汉代的龙勒山。

晋魏时设置阳关县,唐代设寿昌县,之所以改名是因为城南十里有个寿昌海,也即汉武帝时出“太乙天马”的溼洼池。

史载:南阳新野有暴利长,汉武帝时获罪发配西域,看见成群野马在水边吃草嬉戏,其中一匹马十分怪异,“沾赤汗,沫流赭”,所谓汗血马是也,亦称千里马,被汉武帝称为天马。暴利长想出一条妙计捕猎此马。他先按自己的样子在野马出没的地方做了个手持鞭的土人,开始野马有些害怕,久而久之,习以为常。某日暴利长偷偷移去土人,自己站在那儿,抓住有利之机捕捉了天马,立了大功。溼洼池从此声名大震于天下。

七  
来过多少次敦煌,城里都是我的身影,乡间四处有我的脚印。莫高窟攀过,仰望得脖颈酸痛,内心好神圣;宕泉河水哗哗流,淌,在岸边摘掉面具,掬捧起阳光与爱情的交响,洗净模糊破碎的容颜,点亮灵魂深宅的灯笼……这神圣的必修课永远不会有圆满的时候。

抚摸一弯逃出天庭的月牙——在大地慈母怀抱里,把游子胸中茂盛不衰的诗草收割了一茬又一茬,我也愿俯首成为温柔镰刀下青嫩的一把。

三危山巅,我的黑头发飘成一面小小的旗——天空

高、缺氧,挖上几下,就得停下来喘口气。等到我回到帐篷,手指已完全冻僵,笔都握不住。还有一次,救援飞机来访,飞机携带的“病毒”感染了我,我发起了高烧,考察队为此专门休息一天,以照顾我的身体。尽管在高海拔地区发高烧是极度危险的事,但同伴的鼓励和关心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如今想来,倍感温暖。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雪样和考察日记如同生命一般重要。在跨过极点以后,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精简装备。为此,在帐篷里召开了我们6位队员的“国际会议”,大家一致同意这样做。同伴们忍痛割爱,掂掂这,掂掂那,惋惜地丢弃了许多东西。辛苦采集的珍贵样品,我是无论如何都舍不得丢弃的。于是,我丢掉备用的衣物,又偷偷在枕头里塞满采样用的空瓶,把采集好的雪样瓶分装在三四个箱子里,带上征途。1994年,这一段经历被甘肃省话剧院排成话剧《极光》,我被给予很高的荣誉。现在回头想想,尽管曾因为这样的举动让自己身临险境,但是,如果重新南极考察时秦大河挖雪坑采样再来,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身为一个科研人员的本能。斯科特和他的科考队员在到达南极点返回的途中,在现今新西兰的斯科特基地遇难。人们发现他们的遗物时,看到雪橇上还有几十公斤的岩石标本。队员们是疲劳、饥饿致死的,但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们仍然没有舍得丢掉那些标本。人在极端环境下,很容易甄别出生命的真谛,斯科特的精神就是我的信念,亦是我的追求。

今时,恰逢甘肃省政协为图书《人文甘肃》向我约稿,我再次回忆起这一段经历,以及在甘肃的点点滴滴。在甘肃学习、工作和成长的经历,给予了我太多宝贵的财富。因为长时间在这里生活,我与甘肃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紧紧融合。在这里,我承袭了甘肃人豁达和坚韧的品格,找到了需要努力的方向,也获得了自己最热爱的事业。从专业上讲,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中国冰川学研究是从兰州的中科院冰川所走出去、走向全球的。而我,也是以甘肃为起点,走向世界的。这是深入骨髓的血浓于水的情感。

2019年,我获得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感动甘肃人物“陇人骄子”的称号,在颁奖晚会上,评委会给予我的颁奖辞是:“勇闯地球三极,你一往无前的甘肃人;投身环保大业,你是守护家园的先行者。生态治国,绿色发展,你上下求索,只为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甜。”这我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也自觉十分安慰。是啊,无论我多少少年岁、身在何处,我都是那个生长在黄河边的甘肃人!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



孙江  
SUN JIANG

一九六五年生,甘肃金塔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协会员。曾任《阳关》杂志编辑多年。一九八七年以来在《诗刊》《飞天》《诗报》《朔方》《青海湖》《诗歌月刊》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多篇,作品入选多家选本。曾获黄河文学奖等,散文《持斧者》于二〇〇八年获《人民文学》“纪念朱自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全国征文”二等奖。出版诗集《横渡茫茫》《尘埃中的青草》、散文集《饮不尽这一瓢》、文史著作《魂归正道》等。

是孤独的,漫漫黄沙是寂寞的,而九万里长风深明我的心愿,“因为只有风会倾听”(艾略特)。

佛把我认下了。人让我醉了一回又一回。树开口道一声兄弟。

一瓣莲花的馨香足够我们相爱一生。遇见的一群羊咩咩叫个不停,是韵味不减当年的吟唱。

再一次从渭城客舍赶来,不是孤身一人。阳关一片茫茫雪!

秃山、裸地、沙砾统统踪影不见。天和地是一个颜色:白,干净得如同婴儿般新鲜、安恬,清澈如水,将第一声啼鸣作为世界的献礼。众神惊讶于这一大片好田亩,带来怦然心动、幡然醒悟的启示,看不见路,便到处是路,条条大路在神奇内心的原野,通往无所不在的生命大欢喜、大庆典。

谁说已成废墟,半塌的烽燧只是一个象征?内心一片废墟的人才会有眼无珠、不识抬举。阳关不老,天地尚不老。他灵瘦脱俗,长衫曳地,飘然于前生后世,出神入化,尽得天籟神启。

王维要收回挚友手中珍藏的旧稿,说修改后再重新发表,却对我鲁莽的诗行良言、不予点评;今夜只谈明月清泉、竹喧莲动/弹琴长啸/深林/归来的路/已被漫天大雪挽留/这是燃灯对坐论禅的好机会/我涉千山阻隔万重水绝/请教关于使心性情好起来的秘密,塞内烽火正烧遍自家屋檐/墟落空穹高勒而立是:深冬/星光融不开两三片花瓣/大漠孤烟,倾尽一生的孤独/下次见面,我可是你新作中/仗剑率师西出阳关的故人?

寻遍阳关,天下的阳关,永远的阳关,故人们一路迎面而来。春花秋月将古老的家园一次次归还,无数次重建于人们心灵的圣殿而不朽。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